

歷代賢豪傳記

歷代賢豪傳記

蒙

恬

蒙氏秦將，內史忠賢。

長城首築，萬里安邊。

蒙恬因他的先人代代爲秦功臣，故得爲秦將，進攻齊國，大破之，拜爲內史。秦併天下後，使他率三十萬衆，北逐戎狄，收服河南，建築長城，因地勢而調要害，起臨洮到遼東，延袤萬餘里。於是渡河據陽山，逕蛇而北，暴師於外十餘年，居上郡。那時蒙恬威振匈奴，始皇甚尊崇蒙氏，並親近蒙恬之弟蒙毅。蒙毅位至上卿，出則參乘，入則御前。恬任外事，而毅常爲內謀，名爲忠信，即令是將相們以莫敢與他爭。那時有位趙高，秦王聞他有力氣，通獄法，爲中車府令。高即私事公子胡亥，喻之決獄。高有大罪，秦王令蒙毅按法懲辦。

豈不敢枉法，定趙高死罪，除其官籍。始皇因他善於理事，赦之，復其官爵。後始皇崩於沙邱，丞相李斯，少子胡亥，中車府令趙高隨從，高事得幸於胡亥，欲立亥為帝，又恨蒙毅增加己罪而不為掩護，乃與李斯、胡亥陰謀，秘不發喪，立胡亥為太子。趙高猶恐蒙氏復貴而用事，隨對胡亥道：「聽說先帝久欲立你為太子，為諛諛說不可。若知道你賢而膽大不立，是不忠而惑主。以我愚見，不如誅之。」胡亥聽信，竟繫殺於代州，事前並已將蒙恬囚於陽周。繼而，太子立為二世皇帝，趙高親近，日夜毀謗蒙氏，尋其罪過而繫發之。子嬰曾勸諫，胡亥不聽，遣使者赴陽周對蒙恬道：「你的罪太多了，你的弟弟殺有大罪，已法令從事。」恬答道：「從我先人直到子孫，積功於秦，已經三世。今我領兵三十餘萬，身雖被囚，足可背叛，自知必死而守護者，是不敢辱先人的教訓，以不忘先帝恩德的緣故。」乃吞藥自殺。

霍去病

匈奴不滅，

無以家為。

霍去病爲衛青的副將，隨衛青建軍功，遂封爲冠軍侯，賜千六百戶。元狩二年，匈奴又擾邊郡，武帝遂任去病爲驍騎將軍，率軍出隴西郡，踰烏盞，討遼濊，涉狐奴，歷五王國，焉支山，殺折蘭王，斬盧侯王，執渾邪王子，及相國都尉，虜虜八千餘，收休屠的祭天金人。去病大勝而回，增封爵二千戶。是年夏，又率軍出北地，深入匈奴，至祁連山，又大敗匈奴軍，虜獲匈奴王侯后妃士卒男女千八百餘人而歸，又加封五千戶。這時去病的地位已和衛青相等。不久，武帝又派他率軍出塞，招降郅支王，降者數萬人。武帝因他屢勝匈奴軍，殺敵八千餘，降王三十二，而軍隊無大損傷，所以特加獎勵。元狩四年春，匈奴又入右平，定襄各郡，殺掠沒入千餘，財物無數。武帝爲要根太剛對匈奴，清除邊患，所以就命衛青和去病各率大軍五萬，出塞外千餘里，討伐匈奴，匈奴軍于耆子被獲，大敗向西北逃去。這一次，前將軍李廣，因失道誤期，自殺而死。其餘各軍，大半都損獲無算，多封侯爵。元狩六年，去病逝世，武帝賜其子爲侯，並賜諡曰「景桓侯」。

李

廣

椎牛屬國開新市

射虎將軍獵大荒

李廣是秦時名將李信的後裔，他家世世都做健兒。孝文帝十四年，匈奴侵犯中原，他從軍抵禦。他深精騎射，射殺胡人將士很多，因陞漢中郎。他嘗隨文帝出征，衝鋒陷陣，其勇如猛獸。每遇此際，文帝常嘆道：「好才！好才！可惜你遇到我手裏，你這種本領若遇着高帝，萬戶侯，是必然的。」

漢與匈奴交戰時，匈奴人每挑釁要與廣戰，與屬國公孫昆邪很愛他的才氣，時時恐怕他有危險，一次，再也忍不住說：「李廣天賦的將才，我見過多少大將，沒有可以比上他的，可惜他不愛己才，常恃能與敵人接戰，總有一天要遭不幸！」他說到末一句，老淚忍不住流了下來。不久，調廣爲上郡太守。匈奴攻上郡，天子遣重臣多人從廣，學習兵法，幫助

逃敵。這些重臣久在中原，那裏見過戰事，更沒有見過胡兵。一天他們遊於曠野，偶遇三個匈奴人，他們認爲這就是胡兵，如臨大敵似地忙與接戰。三個胡人也不示弱，結果傷了他們幾個，且索性殺盡他們的戰馬。他們逃回，把此事告訴了廣。廣說：「那三個人，恐怕是射雕者！」廣遂自領百騎去追。那三個胡人，因馬給漢人射死，乃徒步而行，剛走數十里，廣下令叫騎兵散開，而自射那三個人，結果，二人被射死，一人被活捉，經審問，果是匈奴射雕者。

就要帶隊回營，偶向前一望，匈奴數千騎紮在那兒待戰。原來李廣被誘。他所帶的百餘騎皆恐慌，想奔逃，廣鎮靜地對他們說：「我們離開大軍有數十里，求援已來不及。如今我們落慌而逃，匈奴定聽破我們兵寡，追擊我們。敵衆我寡，頃刻就被他們全部消滅。若我們留在這裏不動，匈奴定懷疑我們還有大軍埋伏，必不敢襲擊。」他命令士兵前進，離匈奴兵二里許停止。又下令部下馬解鞍。他的部下，認爲很危險，問他說：「敵人衆多，且離我們很近，如果來攻，怎麼辦呢？」他答說：「敵人揣測我們定走，而今解鞍，表示不走，是向

他們表示我們不怕。」敵人果不出他之所料，沒敢來襲。

從匈奴隊伍裏，出來一位騎白馬的將軍，前後都有騎兵保護，廣跨上馬，帶了十餘騎，遇雷不及地，把白馬將軍人和馬射殺，仍歸隊，照前一樣地下馬解鞍，甚至便溺也臥臥休息。兩隻箭橫持到天晚，敵人始終懷疑，不敢攻擊。半夜，敵人怕廣另有伏兵，竄行夜竄，這樣兵。待天明，廣才歸大隊。

及孝景帝去世，武帝即位。有些貴臣頗賞識廣的將才，乃向武帝推薦，任他爲未央衛尉。此時程不諱亦爲長樂衛尉。不諱與廣皆以邊太守將軍屯兵邊疆。廣行軍無呆板的行列，遇水草卽宿營，兵士自由活動。夜裏不盤刁斗，幕府也不辦公。宿營地離斥候數也遠，然從未遭遇敵人來襲。程不諱行軍與廣反，但也沒遇過敵人夜襲。不諱常以此自驕，說「李廣軍大簡便，兵士也極爲快樂，故敵來，不及防範，我軍雖略嚴整，兵忙，而敵也不敢犯我。」事實上，匈奴京怕李廣而不宜與不諱，兵士也樂於從廣，而不願從不諱。

兩年後，廣任後將軍出雁門關討伐匈奴。敵多而廣兵少，匈奴大破廣軍，廣發生擒。

難手索知廣賢能，常囑咐部下，如遇李廣不可射死，要活捉的，廣被擒時，已受傷。匈奴使騎臥在馬鞍上，廣伴死。行十多里，廣睨視身旁有一隻好馬，廣一躍而上，加鞭向南飛馳，直奔了數十里，又追上大隊。匈奴遣數百騎追捕，廣取胡弓射之，所以得脫，帶賊軍回國。皇上認為廣忘職，很動怒，欲斬他，幸有前功，貶為庶人。

沒幾年，匈奴又犯邊塞，漢軍着着失敗。不得已，皇上再任廣為右北平太守。匈奴聽說「漢的飛將軍」，這是匈奴給廣起的綽號，又任重職，躲避數年不敢虎視右北平。

元朔六年，廣任後將軍，從大將軍衛青出定襄討伐匈奴，諸將封侯拜爵者頗不乏人，而廣獨無功。九年，廣帶四千騎，與博望侯張敖高騎出右北平伐匈奴，有數百里的路程，兩軍異道而行，各不策應。匈奴探聽清楚廣軍的情況，乃遣四萬騎包圍廣軍，士兵皆懼。廣為鎮定軍心，乃遣他的兒子敢前往探刺敵情。敢只帶數十騎，直撞進胡軍，兜了一圈而歸，告訴敵軍易被，兵士乃安。廣軍既被包圍，敵矢下如雨，兵死者過半。且矢已用盡，廣乃令兵士持胡弓，他自己以大黃射敵。日暮，吏士皆面無人色，而廣還精神勃勃，毫無恐怖。他的部下

曾爲他的勇敢所感動。第二天，又戰，適博望侯軍隊亦趕到，敵人才解圍。漢兵皆精疲力盡，不能追擊，廣幾乎全軍覆沒，歸者無幾。按國法，張繡貽誤軍機，當處死，但顧念前功，貶爲庶人。廣功平，無績。

大將軍衛青帶大軍討伐匈奴。匈奴大將霍去病，自帶精兵去，而分廣與堅隨，才爲前將軍。軍出塞外，青捕敵人，得知單于所居地。自帶精兵去，而分廣與右將軍，帶軍走東路。東路稍遠一些，水草也少，不利於行軍。廣向青請求：「臣本爲先遣軍，今大將軍突然令臣走東路，用意何在？且臣自少即從軍抵抗匈奴，今得直攻單于的機會，臣願當先，使單于死於臣手。」原來大將軍曾接皇上密旨，以廣年老，運氣也不佳，勿使他當單于，恐臨陣無濟於事。恰巧這個時候公孫敖新失侯，降爲中將軍，隨大將軍北來。青想使敖當單于，故遣廣軍東行。廣知道他們這番措置，堅要辭職，而青不許，迫令廣行。廣臨走沒有謝青一聲，慍慍而去。與右將軍食，帶軍東行，路上因失嚮導，迷了路。而另一方，青與單于接戰，單于逃走，沒有結果而歸。過來沙漠，才遇到前將軍。食其與廣見大隊

歸國，乃帶軍入塞，書述史間廣與食其迷路始末，報告皇上此次軍事失利的狀況。廣未嘗。書禮長使賣廣的幕府，廣怒等說：「吾諸校尉無干，乃是我自己迷路，我自請罪好了。」廣向其部下說道：「廣與匈奴前後共七十餘戰，這次隨大將軍出征，原打算與單于打個你死我活；而大將軍又遣廣他去，路又不說，不幸又迷了路，這不是天責罰我嗎？我年紀已六十餘歲，而終不能抗過刀筆之吏！還有什麼樂趣活下去！」遂自殺。廣軍與百姓皆為流涕。

張

騫

策奇功于絕域

振大漢之天聲

張騫是西漢時中國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外交家。他平生最大的功業，就是開闢我國西部——自甘肅敦煌以西到葱嶺的交通，發現瀛洲——就是雲南省，——使中國的疆域，日見擴展。

漢武帝建元年間，正中國邊界最盛的時候，和中國為勁敵的有匈奴，有西方三十餘國

。匈奴遣兵向甘肅河南一帶，侵掠騷擾，民不聊生。武帝雄才大略，本抱有吞滅匈奴的心胸，恰巧那時月氏國被匈奴所滅，把月氏王的頭挖做了湯羹，又把月氏族的人民驅逐到中亞細亞的阿姆河，月氏人就住在沿岸住下，成立大月氏國，受大夏國的保護。但是月氏族還想報復這個大仇，可惜沒有人能做他的聲援。武帝趁這機會，正好遣使到大月氏去聯絡，使月氏從匈奴後方出擊，中國從前方進攻，匈奴腹背受敵，自易失敗。但從中國到月氏，必須經過匈奴的國境，而在當時情形下，中國既與匈奴為仇，這便經過匈奴，自屬冒險的事。況中國遣使到這樣遠的地方，還是第一次，路途不但危險，且也不熟地理，倘不是智勇兼全的人，必不能勝任。於是武帝下詔募能幹之士。張騫當時憑一股勇氣，就以郎官應募，任為派赴大月氏國的漢使。

建元三年，他僱了一位堂邑氏家中的匈奴人叫甘父的，作自己的嚮導，從京師出關西，進入匈奴的境地，向大月氏前進。不料在匈奴境內，行不多路程，忽被匈奴人攔住，送到匈奴王那裏。匈奴王一問，知道他是漢使赴大月氏的，就對他說道：「月氏在我的北境，對人

怎能越過我境到那裏呢？倘使我要遣使越過漢境，漢朝肯放我的使署過去麼？」這當然是一件不能倖免的事，匈奴王把他就拘留在匈奴。

他在匈奴被拘十餘年，娶匈奴女爲妻，並生了兒女；但他却始終未投降。他所居的地方在匈奴西境，爲赴大月氏之要道。因此，他無時不在設計脫逃，達到他赴大月氏的目的。一天，他趁匈奴人不防備，就和甘父等向西逃走，果然逃出了匈奴的國境。走了幾十天光景，到一個地方叫大宛國。大宛國的王，平日就講中國富饒，很想遣使往奉，只因中間有匈奴阻攔，竟不能實現。這時竟無意他逃來，非常歡喜。他就對大宛王講：他是奉赴大月氏的漢使，因經過匈奴被拘，現在纔得逃出。請大宛國王差人送他到大月氏去，倘使能夠回到漢朝，漢朝必重賞許多財物。大宛王聽了很爲快樂，就發了一遣送行禮給他，又派人送他到康居，由康居再派人把他送到大月氏國。這時大月氏女王，就是那被匈奴殺死的月氏王的夫人，因貧窮快樂，早把報仇雪恥的心思擱。誓共同夾攻匈奴的主張，根本回絕。且因與中國相隔極遠，交通甚難，更不願和中國交往。他見對月氏國的計劃失敗，以爲若使大夏國王能够允許幫助，

或許還有一線希望。誰知到了大夏，也和在大月氏一樣沒有結果。他使大夏的一年多，看點收穫已經，只得東裝歸國了。回國時，本想取道光中，不料走到龜茲，又被匈奴獲住，拘留了一年多。直到元朔三年，匈奴王死，國內大亂，他和在匈奴娶的妻子及堂邑父等，纔乘機逃回中國。他自建元三年出使，到這時計有十三年之久。所到的國家，有大宛，大月氏，康居，大夏等；更從此四國得知鄰近的五六個國家。當去國時，隨從有百餘人，而回來時，僅有他和堂邑父兩人。武帝見他身經數國，雖然沒有大功，而勇敢可嘉，所以就任爲太中大夫，任堂邑父爲奉使君。他在西域各國時，極善於外交，而能寬和愛人，且有信用，所以深受西域各國的敬重。

他回國後，就把西域各國的形勢風俗和政治狀況，都歷歷的述給武帝聽。武帝聽了說大宛，大夏，安息等都是大國，又多奇物，而土著風俗又和中國同，並且兵力不及漢強，漢事漢朝的宮殿，可用財物供其來朝。就是康居等國，雖然兵力強盛，也可以利誘其歸服的。倘或這些國家都歸漢朝，不但匈奴可以除，中國疆域也可以擴大了。武帝採納他的意見，

，使他指揮蜀邊各地的探險軍，分爲四路：一向東，一向西，一向徙邛，一向徙邛，都走了
一二千里。但向北的都被氐種各族所阻，向南的也一樣和昆明各國所隔，其因昆明沒有君長
，多爲寇盜，漢使被殺很多，所以各路軍隊，只得先後退回，而中國和大夏的交通，也就暫
時不能探得。但這次行軍，非全無收穫，因向西的一路，探得西行千餘里地方，有一個乘象
的國家，叫做滇越，蜀中商賈，往往有人私自到這地方去販賣物品，所以他們就改變了方向
，把蜀中到滇國的交通，因此開闢成功。

元朔六年，武帝命大將軍衛青率領六軍出塞，征伐匈奴，張敖以校尉隨軍出發，因他知
道塞外有水草的地方，使軍中人不至缺乏食料，班師以後，便以此功封爲「博望侯」。元
狩二年，他又被任爲衛尉，和李廣等從北平出塞，進攻匈奴；因有失期，軍法官斬，念其
有功，遂將他的侯爵等職，完全削除，降爲庶人。但匈奴自此次被震去，等軍隊一擊，而
邪王等又降了漢朝，都已逃亡到幕北，西北邊疆，已無匈奴人的蹤跡。這時，他雖然因罪削
去官爵，但武帝因他是出使西域的功臣，仍然很信任他。元鼎三年，他又勸武帝派張敖
去官爵，但武帝因他是出使西域的功臣，仍然很信任他。元鼎三年，他又勸武帝派張敖

以聞匈奴之風，並可招降大夏等國。於是，武帝任他爲中郎將，率領副使衛士三百人，馬各二匹，牛羊萬數，並攜帶金帛約值數千萬，前赴烏孫。他到烏孫後，就獻上財帛牛羊等，並勸烏孫王仍同是莫故地；但烏孫王却不敢決定。他就派遣各副使，攜帶財帛牛羊，分赴大宛、康居、月氏、大夏等國。不久，烏孫王就派遣使者數十人跟隨他回到漢朝答謝，趁便窺探中國的情勢。後來，這些烏孫使者回國，報告中國的強大富饒，因此烏孫王也就願和中國交往，並且娶了漢朝的公主，結爲親戚。他回國時，以出使有功，即被任爲大行。過了一年多，約在元鼎四五年間，他就逝世了。

他逝世後，所遣赴大宛等國的副使，都各借各國的使者回到中國，願和中國交往。但各國之所以願和中國相通，實因都信仰「博望侯」的名聲。出使各國的副使，都用他的名義，才得到各國的信仰。

蘇

武

志士仁人，有殺身以成仁。

無求生以害仁，使於四方，

不辱君命，蘇武有之矣。

蘇武平生最足稱頌的一件事，便是不辱使節，可稱為中國古代的一位偉大外交家，也是現代外交界可以取作模範的人。他因得父親的蔭庇，少年時就被任爲郎官，旋又稍升爲移中郎中。當時漢武帝因匈奴連年侵擾中國邊境，一面派兵征剿，一面派遣使者路充國等十餘輩，到匈奴言和，順便窺探它的虛實。它也遣使到中國。後來，雙方都扣留所派的使者，不放還本國。直到天漢元年，且鞮侯單于初立，因見勢力不足，一時不能敵漢，所以就借和漢室爲翁婿之誼的話，情願停兵言和，並將漢使路充國等都送歸中國。武帝見匈奴王這樣誠意，也就派蘇武爲漢使，以中郎將名義持節遠留在漢的匈奴使者回國。他奉命後，就偕同副中郎將張勝等，並帶衛隊百餘人，領匈奴的使節，向塞北出發。到匈奴後，不料該國王已大變態度，對待漢使，非常傲慢。當時，有降在匈奴的蘇武和昆邪等，正想乘機劫取單于母親氏

。張勝與張勝係舊友，就和張勝私相聯絡，準備起事。事機不密，被匈奴王得知，就派兵將張勝王爺誅死，張勝被擒。張勝被擒，因此牽連到張勝，匈奴王大怒，即欲殺他。幸有匈奴王大臣說，以非殺張勝，非不至此。匈奴王信了大臣，召蘇武和張勝等受訊，他就對張勝說：「屈節辱命，雖生，何面目以歸漢？」因即自殺。匈奴來使，忙將他抱去，召醫生救治，好半天，才把他救活轉來。匈奴王非常欽佩他的氣節，只把張勝收押，早晚派人調養他的傷病。傷愈後，匈奴王就要他嘗嘗以常尊人的罪，判定死刑。當時有一個降將衛律，以張勝謀殺單于近臣，罪當死，正提劍殺之，張勝哀懇願降，於是就赦免了死罪。衛律又說：「問有罪，當相坐。」蘇武答道：「本無謀，又非親屬，何謂相坐？」衛律提劍要殺他，張勝已一些兒不為驚慌，任其如何。衛律的意思，本想勸他投降，見武力不行，就改用言語勸他。衛律說：「君！律前負漢歸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賜歲餘王，擁衆數萬，馬畜彌山，富貴無匹。今君降匈奴，當封王，官位不替，當以身著草野，誰復知之。」他聽了，一句話也不回答。衛律又勸他投降，蘇武說：「不然，死且不避。一死。他就大罵道：「汝為人臣子，不顧恩義，叛主背親。」